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以雄壮宏伟的气魄，斑斓多彩的中世纪风貌以及19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充分结合的艺术风格而赢得世人的赞誉。

经典阅读

解读点评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专家审定

巴黎圣母院（上）

BALISHENGMUYUAN (SHANG)

（法）雨果(Hugo, V.) 著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编委会 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以雄壮宏伟的气魄，斑斓多彩的中世纪风貌以及19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充分结合的艺术风格而赢得世人的赞誉。

经典阅读 | 解读点评 |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专家审定

巴黎圣母院（上）

BALISHENG MUYUAN (SHANG)

（法）雨果（Hugo, V.） 著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编委会 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全2册/(法)雨果(Hugo,V.)著;管震湖译;《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编委会编.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4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605-5159-3

I. ①巴… II. ①雨…②管…③语…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8364号

书 名 巴黎圣母院

责任编辑 郝晓帅 周 冀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435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5159-3/I.108

定 价 59.60元(上、下)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029) 82664954

读者信箱:jdldy@yahoo.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群星灿烂的法国作家行列里，有一位同巴尔扎克、左拉并驾齐驱的巨人，他就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兼有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之称的维克多·雨果（1802—1885）。

作者简介

雨果 1802 年出生于贝尚松一个平民家庭，其父曾为拿破仑手下的将军，母亲则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雨果幼年时随父军旅到过意大利及西班牙，而精神上受母亲影响很大，因而他初期的创作有保守甚至反动倾向，歌颂复辟政权。雨果自幼多才多艺，尤其热衷于文学，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雨果刚满 16 岁就夺得图卢兹百花诗赛的金奖，19 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 岁开始尝试戏剧，21 岁着手写小说，直至 80 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学遗产。雨果成为真正的浪漫派是在 1827 年，这一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的浪漫主义宣言《（克伦威尔）序》，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他反对古典悲剧的形式法则，主张戏剧应师从莎士比亚，争取更大的自由与真实。1830 年他的戏剧《艾那尼》在巴黎首场演出，成为浪漫派和古典派的一场“决战”，两派观众，营垒分明。首演的成功，被认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他的《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九三年》等长篇小说，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特别是他在法国诗歌艺术上的建树，至今尚未见有出其右者。

1885 年 5 月 22 日，雨果在巴黎的家中逝世。法国为她 19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举行了规模隆重的国葬。

创作背景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以雄壮宏伟的气魄，斑斓多彩的中世纪风貌，紧张非凡故事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 19 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充分结合的艺术风格而赢得世人的赞誉，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著名代表作。可以这样说，1831 年《巴黎圣母院》的问世，是雨果以文学作品形式把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精神世界向世人作了一次彻底的展示，同时也是雨果对其浪漫主义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巴黎圣母院》中的故事是以 15 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社会生活为背景。那时的法国社会已经结束了封建割据局面，君主专制制度开始确立，王权和教会紧密勾结起来控制镇压平民百姓。当时的教会由于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用虚伪的说教麻痹愚弄人民，而且还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人民。教会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还享有种种特权。像小说中的巴黎圣母院就享有“圣地”的特权，它可以不受法律的管辖。封建教会势力高高在上，为所欲为，这就是 15 世纪末期巴黎社会的现实。

当然，雨果描写中世纪的出发点决不仅仅是醉心于回忆。一方面，他通过深入开掘中世纪专制主义造成的政治黑暗和社会不义，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厚重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他又站在七月革命后历史发展的新水平上，对过去的旧时代赋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诗情，通过借古喻今，将今天的现实借历史反射出来。这正是浪漫主义作家热衷于通过历史题材来折射现实在取材上的特定反映。小说中所展示的这幅中世纪巴黎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无疑同 19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社会有着生动的联系。人们从中世纪巴黎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中，可以感受到波旁王朝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而小说中所描写的巴黎的乞丐们攻打圣母院的激烈壮观的场景，更可以说是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推翻波旁王朝的艺术再现。反教会、反封建的主题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进

步文学的优良传统。雨果通过《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内，以更加深邃的目光透视了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灾难并对其进行了深刻再批判，同时也在告诫今天的人们要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美与善的化身——爱斯梅拉达

爱斯梅拉达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作家对理想人性的憧憬。她既有美丽动人的容貌，又有纯洁的心灵和善良诚挚的品德，由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内部较为和睦平等的环境中，她的性格自然外露，朴实完善。从作品的一开始，她就是作为一个从外貌到内心都散发着青春美丽与纯洁自然的超自然的形象出现的。无怪乎小说的第二卷开始部分写到爱斯梅拉达在格雷沃广场上翩翩起舞，诗人甘果瓦“被这个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了”，竟不能分清她究竟是凡人，还是仙女或天使。爱斯梅拉达的童年是不幸的，尚在襁褓之中就被吉卜赛人偷走，从小随着吉卜赛部落到处流浪，以卖艺为生，饱尝人间的苦难和辛酸，因此她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助不幸的人们。穷诗人甘果瓦深夜误入乞丐王国，将要被乞丐们吊死，这时，爱斯梅拉达挺身而出，认他做丈夫，碎罐缔结婚约为期四年，救了他的命。尽管她并不爱他，但却宁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伽西莫多曾受副主教克洛德的指使，在深夜劫持过爱斯梅拉达，并因此被抓受刑。当他遭到鞭打后在烈日下被公开示众时，口渴得发出痛苦的呼号，围观的人们对他没有怜悯和同情，只是尽情地报以嘲笑和辱骂，就连他的义父克洛德经过此处认出他时都赶紧低下眼睛，回头便走。又是爱斯梅拉达不计前仇，将水送到这个可怜人干裂的唇边。这一高尚的举动使伽西莫多冷酷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他干枯的眼睛里第一次流出了眼泪。由此可见，爱斯梅拉达那绚丽柔和的外形美完全不同于俗艳，而在本质上象征着光明。

外表丑、内心美的典型——伽西莫多

小说中另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是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他相貌奇丑，生来就是独眼、驼背、双腿畸形，后来耳朵又被钟声震聋。他从小被父母遗弃在圣母院，险些被那些善男信女们当做“小妖怪”烧死。后被副主教克洛德收养。伽西莫多是在一个封闭的、充满敌意与仇视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由于身有缺陷，长相怪异，所以世人的嘲笑和憎恶始终伴随着他，他干脆拒绝与外界交流，甚至以粗野凶狠来对待来自外界的伤害。圣母院是伽西莫多的宇宙和整个世界，在这里，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欢乐和希望全部注入到洪亮悦耳的钟声中。只有钟声能给他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快乐。伽西莫多最崇拜最敬畏的是义父克洛德。克洛德收养他，给他洗礼，找奶娘喂他，教他说话、念书、写字，最后还让他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好像是一个最卑微的奴仆，只要克洛德做一个手势，他就会唯命是从，为之赴汤蹈火。因此，当克洛德要他去劫持爱斯梅拉达时，他像往常一样习惯地服从了。这时的伽西莫多应当是丧失了人性的，对克洛德只有奴性，而对外界只剩下了野性。

伽西莫多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的性格变化正体现了雨果一贯主张的以爱感化人、以道德感化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即爱情、善良、仁慈等道德力量最终将能够战胜邪恶，挽救人类。以伽西莫多为代表的广大平民身上，本来就蕴藏着真善美，只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压迫摧残，人性才被掩盖起来。然而，伽西莫多在爱斯梅拉达的感召下，从一个野兽变成了一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人类应该而且能够战胜宗教势力和专制制度造成的深重灾难，走向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

性格复杂的副主教——克洛德

与爱斯梅拉达和伽西莫多这两个性格鲜明突出的形象相比，克洛德可谓《巴黎圣母院》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表面上看来，作为圣母院的副主教，

克洛德的确是一个宗教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对爱斯梅拉达不择手段地追逐和迫害，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教会的虚伪和凶残，也体现了他性格中丑恶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与许多作品中那些被无情鞭答的阴险奸邪、堕落无耻的神甫不同，克洛德决不仅仅是一个被嘲笑、被讽刺、被批判的性格单一的形象，作家在对其批判的同时，还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再者，克洛德是个神甫，但神甫并不等同于教会和神权。克洛德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所崇信的宗教一手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克洛德这一形象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内涵以及所体现的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绝非一个单一的否定性结论所能包容的，必须做全方位的审美关照和多层次的考察分析才能显现出来。

克洛德曾经是个善良的人，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点。在神学院里他是一名苦修博学的优秀学生。十六岁时，他在神学、教育学等方面的造诣已经远远超过比他年龄和地位都高得多的教士和神甫。十八岁时，由于他性格中好学、专注、深刻和虔诚的一面，他在修道院中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乃至敬仰，很快成为颇有名望的副主教。那时，克洛德性格中也不乏慈悲和善良。当一场瘟疫夺去他父母的生命之后，他毅然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精心抚育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后来他又出于怜悯之心，收养了被人遗弃的畸形儿伽西莫多，并像父亲一样亲近和保护他。他还帮助过穷途末路的甘果瓦，给予他知识和学问，使他成为一名学者和宗教剧作家。可以设想，如果克洛德不是神甫，如果他不是在宗教禁欲制度中长大，那么，如此博学、善良的他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健康的性格和幸福的生活。

毋庸置疑，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情是真挚热烈的。爱斯梅拉达的美唤醒了他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力量，同时也唤醒了他对宗教的怀疑和背叛的情绪。他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倒落了，再也立不起来，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身上，使我再也不能逃开了”。在爱情面前，上帝、教义、信仰全都见了鬼！在上帝和爱情之间，在他的神和他的偶像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克

洛德曾对爱斯梅拉达剖白道：“假如你去到地狱里，我愿和你同去。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个。你所在的地狱，对我就是天堂，看见你比看见上帝还快乐！”在爱情的追求中，他做出勇敢的抉择，抛弃了他的事业、前途和信仰，从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变成了痴迷的情人。他陷入了情网，不能自持，于是便鬼使神差般地跟踪爱斯梅拉达，嫉妒所有同她接触的男人，为爱情而魂不守舍放声哭泣，最后竟不顾尊严和骄傲跪倒在爱斯梅拉达的脚下。然而，克洛德的爱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刻板的修道生活，使他未老先衰，三十多岁便已经秃顶。又由于长期与世俗正常生活的隔绝，他对爱情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自己幽深复杂的精神世界别人根本理解不了，他的爱只是一厢情愿、盲目的爱。他和爱斯梅拉达之间处处存在着不和谐、不相称，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一条正常的爱情之路。当一次次的努力失败后，克洛德陷入十分可怕而又尴尬的境地：他背叛了上帝，自我情欲又未得到满足。整个精神支柱坍塌了，又无所适从。因为绝望和嫉妒，他开始将正当的追求转化为残酷的迫害，完全丧失了理智，最终成为了刽子手。当然，即便是在作恶的时候，克洛德身上人性的某些方面也没有完全泯灭。法庭审讯爱斯梅拉达时，他曾在道袍的掩盖下怯懦地旁观着；当刽子手对姑娘施刑时，他竟用衣服里的尖刀向自己的心窝刺去，试图以自我惩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当第一次把爱斯梅拉达送上绞刑架时，他不敢正视绞刑的执行，匆忙地逃到旷野中，痛苦得难以忍受。由于作家给他的人格中注入了一些积极合理的成分，就更使得他的毁灭和性格的扭曲裂变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也使得我们在对他痛恨之余，又往往产生一些悲悯、惋惜和惆怅之情。

第一部

第一卷

- 一 大厅 / 2
- 二 比埃尔·甘果瓦 / 14
- 三 红衣主教大人 / 24
- 四 雅克·科勃诺尔老板 / 29
- 五 伽西莫多 / 36
- 六 拉·爱斯梅拉达 / 44

第二卷

- 一 从沙西德旋涡到锡拉岩礁 / 46
- 二 格雷沃广场 / 48
- 三 以爱来对待打击 / 50
- 四 夜间在街上跟踪美女的种种麻烦 / 61
- 五 《……麻烦》续篇 / 65
- 六 摔破的瓦罐 / 67
- 七 新婚之夜 / 82

第三卷

- 一 圣母院 / 93
- 二 巴黎鸟瞰 / 102

第四卷

- 一 善人们 / 119
- 二 克洛德·孚罗洛 / 123



目



录

- 三 圣母院的敲钟人 / 129
- 四 狗和它的主人 / 137
- 五 克洛德·孚罗洛续篇 / 138
- 六 不得民心 / 143

第五卷

- 一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 144
- 二 “这个要消灭那个” / 153

第六卷

- 一 公正地看看古代司法界 / 164
- 二 老鼠洞 / 172
- 三 一块玉米面饼的故事 / 175
- 四 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 192
- 五 玉米面饼故事的结尾 / 202

第二部

第七卷

- 一 靠羊儿守秘密的危险 / 204
- 二 神甫和哲学家是两回事 / 215
- 三 钟 / 225

第一部



第一卷

一大厅



快乐导读

司法官大厅的色彩斑斓折射出怎样一部政治纠葛史，油滑市侩的众生相在“庄严肃穆”的圣迹剧开场前粉墨登场……

巴黎人被旧城区、大学区和市民区三重城垣里一片轰鸣的钟声惊醒的那个日子，距离今天已经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了。

1482年1月6日那个日子，历史上并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忆。一大早就使得巴黎市民和那些钟如此骚动的那个事件，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那既不是庇卡底人和勃艮第人的进攻，也不是一个抬圣骨盒的仪式行列，也不是拉斯葡萄园的一次学生暴动，也不是“尊贵的国王陛下”的人城式，也不是巴黎的司法官判处的男女盗窃犯的漂亮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那些盛装的戴翎毛的使臣们的莅临。才不过两天以前，就有那样一支人马——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带着为王太子与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联姻的使命来到了巴黎。他们的到来使波旁红衣主教非常厌烦，因为他为了向国王讨好，不得不对那帮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政官笑脸相迎，并且用许多“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在他的波旁官邸招待他们，当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把他房门口的精致帷幔全浇透了。

一月六日，这个若望·德·特渥依斯所谓的“使全体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日子”，一个从远古以来既是庆祝主显节又是庆祝愚人节的日子。

在那天，格雷沃广场上要燃起篝火，布拉克小教堂要植上五月树，司法官要上演圣迹剧。身穿胸前缀有白十字的紫红羽缎上衣的府尹衙役们，前一天已经在各个十字路口用喇叭般的高音通知了大家。



男女市民一大早就关好家门和店铺，从四面八方向那三个指定的场所涌去。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有些人要去看篝火，有些人要去看圣迹剧，有些人要去观赏五月树。不过，巴黎游民很具备那种古已有之的见识，大多数要去看篝火——它正合时令——，或是去看圣迹剧——它要在屋顶严实、门窗紧闭的司法官演出。那些爱热闹的人都赞成让那花朵稀少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地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园里，在一月的天空下冻得发抖。

聚集在通往司法官的几条路上的群众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两天前到达的弗朗德勒使臣准备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和愚人王的选举，这个选举也要在司法官大厅举行。

在那个日子，要挤进司法官大厅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它号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大厅（真的，那时索瓦尔还不曾测量过孟达里行宫的大厅呢）。司法官广场上万头攒动，站在窗口看热闹的人们只看见一片人的海洋，而广场的五六条街口就像是通到海洋的河口，随时吐送着一股股人流。人群的浪潮不断高涨，冲击着那些屋角和房檐，它们像海岬似的到处突出在形状像不规则的大水池般的广场上。在司法官高高的哥特式前墙的正当中，有一座大阶梯，人流在那里分成了两股，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在中间的台阶上散开，又在两旁的坡道上扩展成巨大的浪潮倾泻而下。这座大阶梯不断向广场倾泻人流的情景，正像是万丈飞瀑落入湖泊。喊声、笑声、千万人杂沓的脚步声，汇成一片巨大的喧哗和声响。这片喧哗和声响随时增长着，涌向大阶梯的人流后退了，波动了，混乱了。原来是京城总督的弓箭手跑来干涉，京城总督的执行官骑着马维持秩序来了。这个由京城总督传给保安队，由保安队传给武装警察队，由武装警察队传给我们巴黎宪兵队的传统，可真值得称道呢。

在所有门口、窗口、天窗和屋顶上，聚集着又安静又老实的千千万万市民的漂亮面孔，对着司法官，对着广场，显得十分满意。我们不少的巴黎人都喜欢观看那些看热闹的人，只要看到墙背后有点什么动静，就会使我们心满意足。

假若我们这些 1830 年的人有幸能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些巴黎人当中，同他们一道拉拉拽拽地、推推挤挤地、跌跌撞撞地走进这个司法官大厅（它在 1482 年 1 月 6 日显得何等窄小），那景象就不是既无兴趣、又无吸引力的了，我们就会觉得周围那些很古老的事物都显得十分新鲜。



假若读者愿意，就请他想象一下，当我们和那些穿宽外套，穿武士装，系裙子的人们一起跨进大厅的当儿，会产生什么印象。

起先只听见一片嘈杂声，只感到一阵眼花缭乱。我们头顶上是一道有木刻镶板的双尖拱，涂刷成天蓝色，饰有金色百合花的图案。我们脚下是黑白两色大理石交错铺成的路面。离我们几步远是一根大柱子，然后又是一根，又是另一根，一共有七根柱子在大厅里形成纵列，从横的方面支撑着双尖拱的起拱点。头四根柱子的周围摆着商人们的杂货摊，闪烁着玻璃和金箔的亮光。后三根柱子的四周有几条橡木板凳，已经被诉讼代理人的短裤和律师们的长袍磨损磨亮。在大厅四周，沿着高高的墙壁，在那门扉、窗户和柱子的空当里，是一长串从法拉蒙开始的法兰西国王们的塑像，多得望不到头。懦弱的国王两臂下垂，双目俯视，孔武善战的国王们头颅和臂膀都豪迈地朝天高举。那些尖拱顶的长窗上都装着五光十色的花玻璃，在大厅的几个宽阔的出口处，是几扇精雕细刻的富丽堂皇的门扉。所有这一切：拱顶、柱子、墙壁、窗框、镶板、门扉、塑像，上上下下都涂饰得金碧辉煌，我们看见的时候已经有几分暗淡，到了1549年，就几乎完全被灰尘和蛛网淹没了。据说，就是在那一年，杜布厄尔还赞赏过它们呢。

假若读者想象一下，那长方形的宽阔的大厅被一月的暗淡天光映照着，被各色服饰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占据着，那些人顺着墙壁乱跑，绕着七根柱子转悠，这样你对整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了，我们且试着来较为准确地描述它各个有趣的方面。

当然啦，假若拉瓦亚克没有暗杀过亨利四世，那么，司法官的档案室里就不会存有他的案卷，而他的从犯们也就不会出于利害关系去销毁那些案卷，放火的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销毁那些案卷，而又无计可施，只好放火去烧档案室。为了火烧档案室就要火烧司法官。所以要不是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有1618年的大火灾了。古老的司法官，连同它的大厅，也就会依旧安然屹立，这样我就可以告诉读者：“你们自己去看吧！”于是我们双方也就都省事了：我用不着来描述一番，读者也用不着来阅读这样的描述。这情况可以说明一个真理：凡是重大事件，其后果往往难以预料。

这当然很有可能，首先拉瓦亚克可能并没有从犯，再说即使他有从犯，那些人和1618年的大火灾可能并没有什么干系。有两种说法都解释得通：第一是三



月七日后半夜，有一颗直径一法尺、高一法尺半的燃烧着的星星，从天上落到了司法宫。第二呢，有代阿菲的四行诗为证：

那当然是一场悲惨的游戏，
司掌法律的女神在巴黎，
由于吞吃了太多的贿赂，
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庙宇。

关于1618年司法宫的那场大火灾，说它是政治性的也罢，自然界引起的也罢，富于诗意的起因也罢，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三种解释，可惜的是，它确实是一场火灾。由于那次灾难，特别是由于以后接二连三的修复，又把灾后幸存的一切都扫荡一空，这座比卢浮宫更为年代久远的法兰西帝王们最早的宫室，到如今就所剩无几了。它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已经存在，有人曾经在那里寻找过为罗贝尔王所兴建、为艾尔加杜所描述过的宏伟建筑的遗迹。这些差不多全都无影无踪了。圣路易在其中“成就了婚事”的那个机要室遭了什么难呀？他“穿着紫红羽缎上衣、棉毛布的宽马甲和黑呢外套躺在地毯上”，同若安魏耶一起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遭了什么难呀？哪儿是西吉斯蒙皇帝的寝宫？还有查理四世的？还有“没领地的约翰”的寝宫呢？哪儿是查理六世颁布大赦令的那道楼梯？哪儿是马赛尔当着王太子的面杀害罗贝尔·德·克雷蒙和香槟元帅的那块石板？哪儿是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诏书被扯成碎片的那道小门？那些把诏书带来的人穿戴非常可笑，又从哪里走出来去向全巴黎的人认罪。哪儿是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厅，连同那些尖拱、那些塑像、那些柱子、那些由于复杂的雕饰而显得支离破碎的巨大拱顶？那间金色的房间在哪里？它的门口有着一头石狮，垂着脑袋、夹着尾巴，就像所罗门座前的那些狮子一样姿态恭顺，表示暴力要服从正义。那些漂亮的门扇，漂亮的花玻璃窗又在哪里？那些曾经使比斯哥雷特认输的鍍花的铁器在哪里？杜昂席的那些精工木器在哪里？……时间和人使这些卓绝的艺术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关于这一切，关于古老的高卢历史，关于整个哥特式艺术，现在还有什么存留给我们呢？艺术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只是这位笨拙的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建筑师德·布罗斯先生的沉重的扁圆拱，至于历史方面给我们留下的，那只有巴推之流对那根大柱的胡说八道了。



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还是来说说古代那座司法宫的大厅吧。

这座巨大的长方形大厅两头都被占据着，一头是那著名的大理石台子，那个台子在长度、宽度和厚度方面都是罕见的，正像早先土地赋税簿籍上那种能使卡冈都亚读后兴趣大增的文体所描写的“此大理石板真乃举世无匹”。另一头就是那座小礼拜堂。在圣母像前有着路易十一的跪着的塑像。路易十一又叫人把他认为深得天宠的像圣人一样的查理曼大帝和圣路易皇帝的塑像从那里搬走，并不在乎使那一列君王塑像里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这座修建了才不过六年的小礼拜堂依然很新，仍旧保留着那种精致的建筑艺术所特有的高雅风格：到处是卓绝的雕刻、精妙的金属雕制品，它给我们指出哥特式艺术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朝着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那一富于想象的仙境迈进。正门顶端那透光的小小的花形玻璃窗，装饰得更为优美精巧，真可以说是一颗花边形状的星星。

在大厅中央，正对着大门，是一座铺饰着金线织锦的看台，背靠墙壁，墙上有个特别入口，凭借走廊上一扇窗户通向那个金饰房间。这座看台是用来迎接弗朗德勒使臣们和另一些请来观赏圣迹剧的贵宾的。

圣迹剧照例要在那个大理石台子上演出。为此它一大早就准备好了。在它那被司法宫的书记官们的脚跟划了许多道道的亮堂堂的大理石台面上，搭起了一个相当高的棚子，台面就当做戏台，整个大厅都看得见。棚子尽头挂着帷幔，当做演员们的更衣室。一架梯子无遮无盖地靠在外边，当做戏台和更衣室之间的通路，粗糙的梯级就当做上场口和下场口。当时也没有什么角色是意料不到的，没有什么曲折的剧情和临时插入的情节，一切都从这架梯子登上舞台。早期的戏剧艺术和布景装置是何等的天真诚实啊！

四名卫士直挺挺地站在大理石台子的四角上。无论在节日或是行刑日，他们总要到场监视老百姓的娱乐活动。

戏要在司法宫的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才能开演。这对一场戏的开演说来当然是够晚的了，然而还是得遵照使臣们的时间来行事。

可是群众从大清早起就已经在等候了。这些爱热闹的老实人当中，大多数是天刚亮就已在司法宫的台阶前冻得发抖，有些还声称他们已经在司法宫的大门口守了一宿，为的是能抢在别人前面挤进去。人越来越多了，像猛涨的河水一样，他们沿着墙壁升高，朝着柱子周围扩展，一直泛滥到屋椽上、飞檐上、窗棂上，